

西施結局懸疑

天涯過客

1984年秋，我從南京乘火車赴無錫遊覽，在太湖畔的湖濱賓館住了三晚。賓館旁是蠡園，一有蘇州園林格局的花園。當然規模大遜拙政園，甚至比網師園小得多。據當地文獻記載，這是滅吳後，范蠡以為功高震主，且越王勾踐為人可與同患，難與處安，於是掛官辭退，攜同西施隱居於此。當時我便很疑惑，史記中越王勾踐世家記范蠡事蹟，是和太湖無涉的。蠡離越後，先浮海出齊(現山東省沿海)，變姓名，自謂鴟夷子皮，耕於海畔，苦身戮力，父子治產。居無幾何，致產數十萬。齊人聞其賢，以為相。蠡自以為一生富貴，已臻極峰。乃歸相印，盡散其財，以分與好友鄉黨，而懷其重寶，間行以去，止於陶(今山東省西南定陶縣，離河南省邊界不遠)。他以此是交易通衢之地，乃父子耕畜，候時轉物，逐什之利。果然不久，致貲累巨萬，天下稱陶朱公，卒老死於陶。

我從未聽過范蠡曾在太湖畔流連，為何無錫父老有此攀龍附鳳之談呢？驀然記起晚唐詩人溫庭筠作的七律《利州南渡》結尾的二句：『誰解乘舟尋范蠡，五湖煙水獨忘機。』謬然將「五湖」改為「太湖」，一字之差，成了穿鑿附會的依據。甚至范蠡和四大美人之首的西施在這山明水秀的地方，雙宿雙棲，何等香艷，何等浪漫，將才子佳人的傳奇，發揮到極端！

西施是范蠡在會稽物色到有傾城之貌的美女，進獻給吳王夫差，用她的艷麗之容顏，迷惑吳王，使他怠於政事，遠離賢臣，以便越王勾踐臥薪嘗膽，十年生聚，一舉收復失地，滅吳報舊仇。西施入吳第一任務是除掉吳王夫差身邊重臣伍子胥。子胥不去，吳國不可圖也。於是她和被范蠡買通的特務太宰嚭作內外夾攻。日夜向吳王進讒，中傷伍子胥。子胥屢諫吳王節制縱慾，留心政事。吳王不聽，反老羞成怒，賜屬鏹劍逼他自殺。子胥臨死時說：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，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。」吳王聞之大怒，慍曰：「孤不使你死後眼睛能見物也。」便取子胥遺體套入馬皮做的革囊內，即春秋時人謂之為鴟夷，投之於江中，令子胥逐流而去。吳已亡，夫差自殺，西施歷史任務也完成了。她原是范蠡進貢吳王的，他們早已相熟，可能有舊情，則吳王亡後，西施隨范蠡而去，確是順理成章，亦是大快人心的佳事也。

當時的環境有此可能嗎？清代學者吳景旭說：「蠡沉鷲善決策，必不潛通於未獻之前，或載泛於既亡之後。」吳景旭懷疑蠡與西施有舊情，且進一步否定吳亡後蠡載西施泛舟五湖的說法。范蠡與勾踐相處廿多年，很了解越王猜疑狠毒的性格，且盛名之下，難以久居，遂為書辭勾踐而去。他為自身和家屬安全，敢將西施從吳宮取出，攜之同行嗎？他的好友亦是與他比肩同謀滅吳的大夫文種不是大功告成後，戀棧高官，留在越國，被勾踐賜劍自刎的嗎？他曾在齊寄書給文種曰：「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為人長頸鳥喙，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共安樂，子何不去？」但此信不能免文種於禍，終不能脫離勾踐的毒手，范蠡認識勾踐刻忍凶殘的性格，文種無罪被殺，他若挾宮人私逃。後果會怎樣呢？不待著龜卜了。所以吳景旭的判斷是對的。范蠡不敢在西施被獻前對此美色染指，更不敢吳亡後和西施作比翼雙飛。那麼留在宮廷內這弱女子的結局是怎樣呢？

紅樓夢第六十四回「幽淑女悲題五美吟」記林黛玉寫了五首關於中國古典美人的七絕。其中一首詠西施是：

『一代傾城逐浪花，吳宮空自憶兒家。
效顰莫笑東村女，頭白溪邊尚浣紗。』

這詩很明顯指出西施悲劇收場。吳亡後，勾踐因子胥之遭讒死，西施離間有力焉，遂沉西施於江，令逐子胥鴟夷以終。紅樓夢此詩短短四句道出西施悲慘的結局。天賦麗質，壽考遠不及效顰的東村醜女，年老尚在溪邊浣紗，白首而終。勾踐的辣手摧花，是很符合他那陰鷲涼薄的品性的。立了大功的文種，尚賜劍使他追殺夫差於地下，又何惜於此蠡惑吳王，令其亡國的世間尤物，所以命此「傾城」之色「逐浪花」也。西施可憐！勾踐可恨！紅樓夢詩為這薄命紅顏低徊嘆息不已！

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才大如海，亦有所根據的。唐朝杜牧詩有『西子下姑蘇，一舸逐鴟夷』兩句，「鴟夷」兩字，引起有些後人的誤會，以為是入齊後化名為鴟夷子皮的范蠡。所以西施乘舸追逐范蠡去國也。但問題就出在這「逐」字，情理上西施不會在范蠡走後，買棹跟蹤，可能隨之而去。所以有人索性將杜詩的「逐」字改作「隨」字，以倡「吳亡後，西施復歸范蠡，同泛五湖而去。」之說。須知杜詩的「鴟夷」，指的不是范蠡，而是馬革裹屍的伍子胥。西施沉江的辦法：勾踐把西施盛於船中，然後擊穿船底，讓入水船慢慢淹沒江心。追逐的鴟夷，是伍子胥的鴟夷也。子胥的鴟夷沉江於前，西施的一舸沉江在後，故云「逐」也。勾踐以西施為祭品作酬謝忠臣伍子胥，居心何忍也！唐其他詩人，詠西施也隱隱約約透露她的結局真相。例如李商隱詩：『腸斷吳王宮外水，濁泥猶得葬西施。』皮日休詩：『不知水葬歸何處，溪月彎彎欲效顰。』都說出西施是「水葬」以終。其實遠在生於春秋戰國間的墨子早說：「西施之沉，其美也。」這純出於法家眼光看事。吳亡，西施難辭其咎，所以有沉江之報也。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，他的記載是可靠的。我們對西施的結局推測，是沉江而死於非命，未知能解此二千五百年的疑案否？

李商隱詩作時間上的旅行

天涯過客

自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在二十世紀初創相對論後，時間成了第四度空間。若我們能在時間上向前或往後走，雖足不出戶，一定閱歷到陌生的景物，不同的世界。所謂滄海桑田，地理上的變遷，非人所知也。唐朝詩人李商隱寫了一首七言絕句「夜雨寄北」給遠在故鄉的妻子王氏，在時間上的旅行這概念中，抒發了他那迴環往復的纏綿情韻。

『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。
何當共剪西窗燭？卻話巴山夜雨時。』

白話的譯法是：「你問我回家的日期，我還未曾確定著。現在我這巴山地方，正逢著夜雨，這雨水漲滿了秋天的池塘，不知甚麼時候，能夠和你一起在西窗下剪燭談心，回憶巴山夜雨的情景呢？」

詩的開句含著一問帶一答。第二句是詩人現今處境的景物，時間是今夜，第三句是說到將來了。即他日重逢，窗下剪燭時，(第四句)回憶到今夜雨漲秋池的情景。短短的時間上的旅行是很顯然的。「歸期」是整篇的靈魂。「巴山夜雨」重迭再寫，一是襯托今夜自己羈旅異鄉的寂寞淒清。再是重聚時，共剪燭西窗，談起今夕之巴山夜雨，樂也融融也。很多好詩追懷往事，回味無窮。此詩的特點是寄寓於將來，而追懷現在，情意更濃郁了。重逢時剪燭花，訴衷曲。到那時，我一定會把今夜的孤零、蕭索、對家的懸念、企盼之情，慢慢、細細向你訴說。想不到生在唐朝，一千一百五十年前的李商隱(卒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，即公元 858) 能融匯了這簇新的時間上旅行概念在詩內，發揮了深邃的感情。